

翟永明在画展现场。(白夜供图)



诗歌与画作形成有趣的“互文”关系 诗人翟永明跨界举办个人画展

一个优秀艺术家的能量表达，往往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媒介。所以当听到著名诗人翟永明开始画油画、办个人画展的消息，并不感到意外。了解翟永明的人都知道，她的朋友圈有很多画家，她本人也是资深的摄影艺术爱好者，举办过个人摄影展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诗歌里面有明显的视觉艺术因素。

3月31日晚，翟永明的首个人画展《入画》在成都白夜预展开幕。现场展出翟永明近4年创作的油画作品70多幅。电影导演贾樟柯、《孔雀》编剧李樯、艺术家徐冰等都通过视频发来祝贺。贾樟柯表示：“翟姐的诗原本就很有视觉想象力。”

习画过程中的一次旅行和成果

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观展时看到，这些画作跟翟永明的诗歌、摄影作品形成有趣的“互文”关系。比如，一些肖像画是以世界上著名的女学者、女作家为原型，其中就有加拿大作家、诺奖热门人选阿特伍德，哲学家苏珊·桑塔格，艺术家弗里达等。这些人物也是翟永明诗歌、摄影表达的对象。看完展览作品的观众雯雯说：“翟永明是一个很本真的艺术家。她能很大程度上做到知行合一。她的诗句和画作，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核心、同一种思考。艺术的她和生活中的她，是一体的。”

看过画家何多苓作品的人都会记得，翟永明本人曾经多次“入画”。从“画中人”到创作者，翟永明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：“这次展览的作品，是我习画过程中的一次旅行和成果，也是我近几年写作之外的精神收获。2019年以来，我似乎都在为这次展览作准备，也可以说，30多年来，我其实一直是在为这次展览热身。多年来，我走进美术馆、画廊、艺术家工作室的每一小步，现在看来，都是一股未知的力量在推动我走入画中。”

几年前的一个偶然因素，翟永明开始动手习画。她一开始用水彩画画，把大量的时间用于研究和尝试水彩与文字、文字与画面的融合。之后，她开始油画的练习和创作。她通过互联网学习油画的基础知识和技巧，通过画册领悟和吸收更多的创作内涵。“以前就喜欢看画册的我，现在有了另一双眼睛，从一个习画者的角度再去学习艺术家的创作——他们的运笔、调色、构图、题材；他们怎样用笔触来构建人物和景色；怎样使用光影；怎样



翟永明“入画”展览现场。(白夜供图)

把自己的观念和观察融入画布。构图上，我得以依赖我多年摄影的经验；色彩上，我更多地学习中国和印度壁画，也学习壁画中那种随时间而来的斑驳印迹造成的抽象感与布局。我热爱那些壁画。而画下它们的工匠，可能是‘素人’，或者是匠人。用我的眼光看去，他们画得随意而大胆，这些是我想要师法的地方。”

希望在中间地带找到自己的位置

在中国传统社会中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专职画家。画画跟书法、写诗等其他艺术活动一样，是文人生命的自由表达。比如，宋代的苏东坡就不是专职书法家或者画家。相比专业画家，普通人或许并不特别擅长技巧，但却因为其足够谦虚、无功利心，而获得画画本身带来的自由。

总体来说，普通人也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更接近专业的程度，而专业画家却希望摆脱熟练技巧带来的技术驯化，从而去抵达创作中的“拙”。翟永明则期盼，“能在这样的中间地带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那就达到了一种可贵的随心所欲——画由心生，色为己设。曾经有许多不受艺术教育观念束缚的文人画家，在创作构思和绘制过



翟永明自画像系列。(张杰摄)



翟永明画学者桑塔格。(张杰摄)

程中，将自己的文学修养化为观念，派生淬炼出别样品位的作品，超越了既定的艺术规则。他们是我竭力去接近的目标。”

许多普通人常会分享自己画画的体会：画画是可以疗愈身心的。翟永明坦言，她也感觉到了：“当我们拿起画笔，内心的烦躁、焦虑、抑郁，甚至野心，全都一扫而空，只有一种宁静、一种空，在陪伴我们；让我们超越现实，超越年龄、超越职业，进入一种观照自我、物我两忘的真空状态。在一个喧嚣嘈杂、信息和资讯铺天盖地的时代，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已变得如此困难。因为来自外部的声音太大，内心的寂静已被完全屏蔽，难以接收。”

“陷落”文学终不悔

——读梁晓阳散文集《文学中年》

□夕夏

广西当代作家丛书(第五辑)《文学中年》是梁晓阳(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广西作家协会理事、玉林作家协会主席、北流文联主席)的散文集，所收九篇文章，是他从文30余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长篇散文。即将付梓，梁晓阳先将电子书稿发我先睹为快。《文学中年》亦如中年作家梁晓阳，具有内容的博大、思想的深厚、文学的精彩，宛若天亮时期待，开得卷来，慢慢地就会感知正午阳光的魅力。

《文学中年》书写了一位中年文学人的“再回首”，抒发了自己致敬文学、致敬文学之路上可感念之人的情怀。从《北去来辞说林白》到《父亲书》，从《广西师大青春往事》到《舟山记》，从《内敛而又狂野的朱山坡》到《潇洒陆春祥》，从《一个人的马场》到《文学中年》，再用《后记》收尾作结，

臧否之人，追忆之事，览物之情，尽在满含深情的字里行间。作者从少时诵诗书、育书人(父亲)、学生时代、偶像情、兄弟间等说开去，掀开一帘又一帘的幽梦，化成文学的正统，诚实守正地借题发挥，把想说的话讲出来，既是自己的感念与兴发，同时也给读者了解他为何创作而进行了精神层面的解读。文学叙事，抚今思昔，作者宽博的思考与寂寞的心情也历历如见。触人如见己，文学路之艰辛不言而喻，自然难掩“旧时月色”里的一缕情怀。

致敬文学，的确是“文学中年”难以割舍的情结。在《后记》中，作者更是细说对文学的认知，聊抒对文学的情怀：“我主动调到文联工作，从此一直跟文学打交道。虽然文学发不了财，甚至很难改善作家的生活，但我

却孜孜以求，穷追不舍。曾经为了写一部反映我岳父母流浪新疆的书，也是写一部揭示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出塞的心路历程，十五年往返桂疆，而且旅途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火车卧铺上度过的，那时候还没有高铁，五天四夜的火车啊，用我家乡的土话说就是‘番薯’‘笨卵’，如果一定要归结为一种精神的话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‘傻老帽’的精神。”这，恐怕是文学人的一种共性“精神”吧。诚如《后记》中所言，一个人一旦被文学之魂附体，总觉得不写出来就难受，不抒发出来就发疯，于是就陷落了”——这种“陷落”，我是深有体会的。

身为读者，我深深地被文学中年梁晓阳的文学精神所打动。一位作家，15年为一书，疯狂地行走在执着追

求的路上，“万卷纵观当具眼”之后，能于冥冥长夜中知道自己还有一双分辨的眼睛，看得清陷落的自己，也看得清繁杂的人事，这是一个文学生命的结晶，更是文学人葆有“傻老帽”精神的回报。

在文学路上，梁晓阳正是因了文学精神之“傻”，也便有了他所特有的散文艺术之美。《文学中年》这部集子，用细细碎碎的、正经叙旧的文学“傻劲”，写活了文，也鲜活了人，具有良好的文学质地和审美向度。文学即人学，梁晓阳在不断完善自我中，写好文，作好文，释放文学的阳光。

一个看似傻傻的文学中年男人，一路追求理想所经历的那些生命感伤、挫败、迷茫，最后都会成为他生命里的福报。我知道，属于梁晓阳的文学天地已经拂晓，且待正午阳光的绚丽——因为，于他而言，“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，文学会一直陪伴着我”(《后记》)，所以，文学中年的未来值得期待。

对话

画画让人获得疗愈的感受

记者：大家都知道，您的朋友圈除了诗人之外，还有不少画家。您开始画画，是否也跟受到画家朋友的影响有关？

翟永明：我觉得我能画画，一方面跟我身边有很多艺术家朋友有关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，其实我一直喜欢画画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我每到一个地方，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去博物馆。什么样的展览我都爱看，抽象的、具象的、装置作品，还有传统绘画。所有这些都带给我很大的滋养。

记者：那后来怎么突破这个认知，开始拿起画笔画画的？

翟永明：一个专业画家朋友“推”了我一把。当时她在教素人画画。本来我是让我侄女去学的，结果那天侄女有事没来。然后我那个朋友坐在我客厅里面，看到我就说“那我来教你”。由此，我就开始画画了。

记者：比起文字写作，画画带来的心理疗愈的功能是不是更直接、突出？

翟永明：就我自己的体会，写作还是比较呕心沥血，有点伤神。而画画总体让我心情很平静、很放松，而且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，获得一种疗愈的感受。可能是因为画画的时候人的精神比较专注，一下就进入一种忘我、纯粹的状态。而这是写作难以达到的。就像画展海报上我写的诗句，“从日常中逃亡，向飘渺隐去”(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》)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